

安徽文艺出版社

张保忱 著

御侍女 殺手



御侍女杀手

张保忱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 | | |
|------|------|-----|
| 第三一章 | 一意孤行 | 1 |
| 第三二章 | 奸计毒谋 | 13 |
| 第三三章 | 棍王棍圣 | 26 |
| 第三四章 | 针锋相对 | 38 |
| 第三五章 | 一见倾心 | 50 |
| 第三六章 | 张网捕鱼 | 63 |
| 第三七章 | 恶龙现身 | 76 |
| 第三八章 | 情人无情 | 88 |
| 第三九章 | 冷面热肠 | 100 |
| 第四〇章 | 古刹杀声 | 112 |
| 第四一章 | 如蚁附膻 | 124 |
| 第四二章 | 痴男怨女 | 136 |
| 第四三章 | 绿衣夫人 | 148 |
| 第四四章 | 色相伎俩 | 160 |
| 第四五章 | 惨绝人寰 | 172 |
| 第四六章 | 一语惊魂 | 184 |
| 第四七章 | 逢场做戏 | 196 |
| 第四八章 | 起死回生 | 208 |

| | | |
|------|------|-----|
| 第四九章 | 以德报怨 | 220 |
| 第五〇章 | 冰心雪梅 | 232 |
| 第五一章 | 较技择夫 | 245 |
| 第五二章 | 偷香窃玉 | 257 |
| 第五三章 | 追悔莫及 | 269 |
| 第五四章 | 化险为夷 | 281 |
| 第五五章 | 进退维谷 | 294 |
| 第五六章 | 不速之客 | 306 |
| 第五七章 | 荒岛风云 | 318 |
| 第五八章 | 短兵相接 | 330 |
| 第五九章 | 第一神偷 | 343 |
| 第六〇章 | 扑朔迷离 | 356 |

第三一章 一意孤行

宇文小白虽被点了穴道，然而头脑却十分清醒，亦能开口说话。她又惊又怒，双眼欲喷出火来，说出的每一个字都似嚼碎之后方吐将出来：“你想怎的？”

万召同抓住她两手使劲地摇晃着乞求道：“师妹，求求你，原谅我……”

“我永远不会原谅你！”

“师妹……”

“住口！谁是你的师妹！”

“师妹，我是迫不得已啊！我怕、我怕失去了你，所以、所以才要占有你！”

“卑鄙！你永远也休想得到我！”

“师妹，只怕由不得你！今夜，你的身子便属于我了！”

万召同的话语中带着明显的逼迫和要挟。

“哼！衣冠禽兽！算我瞎眼看错了人！你或许能得到我的身子，但你永远得不到我的心！万召同，宇文小白今日只要死不了，我会把你撕碎的！”宇文小白声嘶力竭地大声骂道。

万召同的心倏地冷却下来，身子颤抖一下，两眼怔怔地凝视着宇文小白。渐渐地，他的头脑清醒了，情绪也冷静下来。继而便有些惶恐。他低垂眼帘，脸色阴沉，语气中带着

淡淡的伤感和忧郁：“师妹，原谅我一时糊涂，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会做出此等蠢事来……”

他为宇文小白解了穴。

宇文小白一跃而起，“呛”地抽出了宝剑，剑锋似流火般点在了万召同的咽喉上。

万召同挺直脖颈，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直视着宇文小白，口内道：“师妹，自打为你解穴的念头起时，我就没打算再活着！我还有何颜面见人啊？你不杀我，我也会自裁的！师妹，你动手吧，能死在你的剑下，我也大慰平生，可瞑目九泉了……”

“哼！你以为我还会听信你的花言巧语，再次受你的哄骗吗？”宇文小白愤然道。

“师妹，事已至此，我说什么也终归是晚了，对于自己的言行，再也没有解释的必要，你的理解就算都是对的吧！我什么都愿再说了，你动手吧！”

“闭上眼睛！”宇文小白扬眉横目地说。

“不！我要在生命终结的最后时刻，再看师妹一眼，留下永恒的记忆！师妹，你不要手软，我一点也不畏惧！掏出心来让你瞧瞧，你才会知道我的心很踏实！”

宇文小白的手一哆嗦，宝剑“呛啷”一声，坠落地上。她喊声“师兄”，一下又扑进万召同的怀里，呜呜大哭不止。

万召同紧紧搂抱着她，口中呐呐地道：“师妹，师妹……”

一时间风消云散，二人又和好如初。

宇文小白问万召同：“师兄，如今捉了这个辛国舅来，可谁能给巴尚武透个口风，将邢师兄和卓平非换回来呢？”

万召同沉思良久方道：“这可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儿戏不得，需要考虑得周全缜密些。送信之人要十分可靠，巴尚武狡诈凶狠，肯定不会善休甘罢，要严防他报复！所以，一切行动都要极为稳妥才行！”

二人商议许久，决定换人的地点设在觉然的七宝寺。七宝寺殿宇宽敞，又有回廊画阁，万一出甚意外变故，极易周旋。但却想不出一个合适的人去送信。

万召同倒背着双手在洞中踱来踱去，一阵苦思冥想之后，对宇文小白道：“师妹，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去！”

“什么？你？”

“嗯！也只有我去合适，我和班头部明仁是老相识了。”

“不！师兄，太冒险了！还是再想想吧！”

“我想过了，不要紧的，刀快不斩来使，巴尚武身为总督，我想面子上他总得给自己过得去。再说，辛兆宁如今在我们手里，他不敢对我怎么着的！”

宇文小白心情沉重地道：“只怕事后他要找后帐，他要灭你九族的！”

“此一时彼一时，事后再说吧！救人要紧，已顾不得许多了！再说，巴尚武看在班头的面子上，也许不会把我怎么着的！”

“让觉然或者蜂王黄小贞去总督府送信行不行？”

“不！一则巴尚武信不过他们，再说那样极易节外生枝！还是我去吧，我看风使舵，谨慎小心些就是了！”

两人一直议论到天明，作了周密细致的考虑与安排。洞中还有昨日万召同弄来的膳食，两人草草吃了一些，又将辛兆宁穴道解了，让他也吃了些，然后又点了他的穴道。万召同这才动身去了总督府。

万召同刚走不久，一人悄然而至。宇文小白见是游侠于海肖，虽然觉得他的行动有些诡异隐秘，仍是心头大悦，忙道：“啊！是于大侠呀，你怎么找到这里？”

于海肖不假思索地道：“闻悉宇文小姐昨晚大闹蜂王黄小贞的宅院，捉来了国舅辛兆宁，我便一直到处找你。方才见令师兄自此洞中出去了，我想大概姑娘亦在此，所以便来到此处。”

宇文小白听到于海肖说自己 and 师兄在一起的话，不禁脸上一热，忙掩饰道：“啊！昨晚是我和师兄两人将辛兆宁劫持至此的。对，还有那个鬼脸杀手李大侠！当时敌人势大，我和师兄携着姓辛的闯出重围，李大侠断后，不料他却没追上我们。凭李大侠的武功，那帮狐群狗党是奈何不了他的，我和师兄等不见他，便到了这里。于大侠没听到李大侠的消息吗？”

于海肖摇摇头道：“没有。”

“于大侠找我有何言见教？”宇文小白道。

于海肖答非所问：“还没请教宇文姑娘，你怎么得到辛兆宁在蜂王黄小贞处的消息的？”

“是我师兄万召同昨天告诉我的，辛兆宁到处寻花问柳，迷上了黄小贞，连总督府也不愿回了，听说已经在黄家住几日了！”

“宇文姑娘打算将辛兆宁如何处置？”

“辛兆宁乃当今朝廷的小舅子，正宫娘娘的亲兄弟，又是巴尚武的乘龙佳婿，我想拿他换回我的师兄邢如虎和怪胎卓平非。我想，巴尚武大概不会不答应吧！”

于海肖皱皱眉头，在洞中来回踱步，过了一阵，抬起头看看宇文小白，一副欲言又止的神情。

宇文小白见他如此，知道他定是有紧要话说，十分坦诚地道：“于大侠英气侠骨，高风亮节，多次见义勇为，拔刀相助，小女实是感激涕零！对于大侠的恩德，小女定当后报……”

未等宇文小白说完，于海肖急忙摆手截住了她的话头：“宇文姑娘乃女中豪杰，怎说起这等庸俗之话来了！你我虽萍水相逢，却肝胆相照！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乃武林中人之本份，何必言谢？”

宇文小白今日心境极佳，脸上露出一丝罕见的淡淡娇笑：“于大侠，既是你我肝胆相照，大侠却为何吞吞吐吐，有话为何不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呢？”

于海肖略一思忖方道：“既是宇文姑娘这样说了，我不妨明言拙见，只是……”

“你看你看，嘴说明言，却又闪烁其词！我一向将于大侠看作爽快人，今日这是怎么了？”

于海肖有些窘迫，讪笑了一下方道：“在下的话若不合姑娘之意，请姑娘也要相信我乃一片好心，绝无歹意！”

宇文小白突然想到于海肖的顾虑均是自己以往对他的那种使性和冷淡所至，不禁生出一丝内疚之感来，忙笑着道：“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嘛，我又不是小孩子了，难道连这个也不晓得？于大侠有话尽管说嘛！”

于海肖这才打消了顾虑，单刀直入地说：“宇文小姐劫持辛兆宁之举，在下似乎觉得有些欠妥……”

宇文小白没有插言，两眼直视着他，露出坦然而又诚恳的光亮，静静地等待着他的下文。

于海肖接着道：“琥珀猫一案，至今尚未了结，巴尚武限你三月之期将此宝寻回，显而易见，此举亦非出自他本

意，而是迫于舆论的压力，不得已而为之！要不，他为何却又对你寻宝之行百般阻挠呢？派人跟踪盯梢、设障、暗杀，不都足以证明他放你不是真心吗？尽管如此，你的行动还是顺利得多，有时可以明着出入于各种场合。勿容置疑，这样对你寻找国宝、追杀凶手是非常有利的！如今你捉了个辛国舅，则成了劫持皇亲国戚的罪犯，不要说琥珀猫之案了，仅抓辛兆宁一事，就够上了杀头之罪！巴尚武可以堂而皇之地缉捕于你！你不愿束手就擒，就势必同官府势不两立，真枪实刀地对抗。宇文姑娘，巴尚武身为湖广总督，大权在握，手下兵多将广，你怎么能是他的对手？退一步说，你若不愿落入巴尚武之手，就必须避其锋芒，潜逃异乡！试问姑娘的大仇何以得报！国宝琥珀猫怎生寻回呢？”

于海肖的话头头是道，句句皆理。宇文小白听后心如潮涌。虽钦佩至甚，但嘴上却道：“若不如此，我邢师兄和卓平非如何得救？难道置他等之生死于不顾吗？”

于海肖不以为然地道：“宇文姑娘，假如辛兆宁不来广州，令师兄和卓义士就无法可救了吗？”

宇文小白一时语塞，面生潮红，略略一顿道：“于大侠有何妙计良策？”

于海肖歉然一笑：“宇文姑娘，很抱歉，这件事我尚未想出万全之策。不过，令师兄邢如虎和怪胎卓平非在巴尚武眼里，皆是微不足道的人物，眼下巴尚武大概不会杀害他们。上次暗杀卓平非，无非是为了灭口，怕他将琥珀猫案中的一些事情抖露出去。如今，卓平非所知道的那些事情已不是什么秘密了，所以巴尚武不会急着杀害卓平非。我想，我们迟早会想出营救的办法！”

宇文小白面上虽然显得十分镇静，心内却似大海波涛，

翻翻滚滚，异常烦躁不安！思虑许久，终于说道：“事已至此，是福是祸只有听天由命了！”

于海肖心情也很沉重，问：“令师兄万大侠做甚去了？”

“他去总督府给巴尚武商议换人之事去了。”

“怎生换法？”

“时间在今晚晚膳之后，地点设在七宝寺！”

于海肖摇了摇头道：“依在下愚见，我看眼下还是不要如此匆忙为好！”

“为什么？”

于海肖神情凝重地思虑许久，语重心长地道：“宇文姑娘，有些话在下实在不便多说，因为我没有十分把握！总觉得这里边好似有人故意设下一个圈套……”

“你说是巴尚武？”

“不，他不会拿辛兆宁做儿戏的？”

“那是谁？”

“眼下我尚没确凿证据，不便奉告，万望见谅！”于海肖话锋一转又说：“宇文姑娘，我看眼下暂莫慌着同巴尚武换人，不如观观风向再作定夺！”

宇文小白早已不耐烦了，冷冷说道：“我说出的话，拿定的主意，是不肯轻易收回的！”

于海肖脸色也严峻起来：“你如此任性，是要吃大亏的！人心叵测，小心上了别人的当！”

宇文小白暗道：哼！难道我看不出来，你分明是在影射我的师兄万召同！这是同性之间的嫉妒！她强忍着不使气愤发作出来，冷笑一声道：“于大侠的好心我领了，我就是这种人，明知上当受骗也断难改变主意……”

“哈……”于海肖突然发出一阵大笑，笑声中愤然又夹

着些自嘲。笑声过后，抱拳禀手道：“宇文姑娘，于海肖有话不吐不快，算我多嘴了！后会有期！”说罢，转过身大步走出洞去，连头也未回一次。

山洞内陷入一种令人恐惧和窒息的寂静。

宇文小白烦闷的心境平静下来，相继而来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迷茫和怅惘。她两眼怔怔地望着对面的岩壁，清理着纷乱的思绪。

万召同来至总督府的大门外，对挟着腰刀的守门军抱拳施礼，含笑说道：“军爷，相烦往里传禀，在下万召同，有机密大事求见总督大人！”

一个守门军进去不久，班头部明仁走了出来。经守门军引荐后，万召同忙给班头部施礼。班头部明仁将他领至客房。万召同说明来意，班头部明仁道：“为了辛国舅被劫一案，总督大人大发雷霆，几次气得昏死过去。牵连案子的一千人等，尽皆抓了起来。并派出大批密探捕快，四处查询辛国舅下落。你此次前来，恰如雪中送炭，大人定有重赏！你暂在客房待茶，我去书房禀明大人。”

巴尚武坐在一把特大的太师椅上，身子后仰，眯着眼睛苦思冥想寻找辛兆宁的良策。但是，他的思路却怎的也不能够专心致志，一个千娇百媚、美艳绝伦的妖冶女人的影子，时不时地闪现在他的脑际。他极力想将这影子自眼前驱逐开去，岂料竭尽全力却是枉费心机，这影子是那般固执，赶也赶不走，抹也抹不掉！

这影子乃是蜂王黄小贞！昨天夜里她已被抓进了大牢。辛兆宁的被劫，使巴尚武心如火焚，他当然明白，辛国舅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对他来说将意味着丢官罢职和户灭九族之灾！所以，便迫不及待地连夜提审一千在押案犯。连御侍范

遁山也被盘问了一阵，不过，巴尚武看在朝廷的份上，没敢将他监禁和上刑。当提来蜂王黄小贞时，巴尚武一下被这个尤物惊得呆了，她那天生的丽质，果然光彩照人。两只勾魂慑魄的眼睛和一颦一笑，顿时弄得巴尚武神魂颠倒，问话的声音都走了调，而且语无伦次。黄小贞回答他的话时，那酸不溜啾儿怪不拉唧儿的腔调和语气，更是逗引得这位总督大人心痒难挠。他怕自己的失态引起下人的小视，忙命人将黄小贞带了下去。

巴尚武后悔极了，以前曾风闻过黄小贞的美貌，但自己却认为大概是一个有几分姿色的放荡女人，一帮色鬼淫棍和纨绔子弟不过是故意夸大其词地高抬于她。自己身为国家重臣，怎好去沾惹这株野草啊！万没料到她竟是如此貌美风流，国色天香！早知如此，生什么办法也要将她弄到手啊！难怪辛兆宁对黄小贞一见倾心，眷恋不舍，连自己家的千金也置之脑后而不顾，总督府亦不愿回了！

自从见到黄小贞后，巴尚武一直神不守舍，心绪不宁，就连辛兆宁被劫这么大的事压头，却也摆脱不了对黄小贞的魂牵梦绕。眼下，巴尚武眯着眼睛想入非非，正遐想着今夜和黄小贞的风流艳事。一个苍老而沙哑的声音打断了他的思路：“大人，有个叫万召同的求见。”

巴尚武岂能听不出班头郜明仁的声音，他连眼皮也未翻动一下，冷冷地问：“万召同？何许人矣？”

“这人我很久以前就认识，他是信威镖局总镖头宇文纪罡的弟子，又是他手下镖师。此人不仅身手不凡，为人也极精细，眼下大概是见宇文家大势已去，想投靠大人麾下混碗饭吃，为大人效犬马之劳……”

未等郜明仁把话说完，巴尚武便不耐烦地摆着手道。

“这点小事也来找我！既是你的相识，你给他安排个差事不就行了，还告诉我做甚？”

“大人，万召同还有件机密大事相告！”

“他还能有什么机密大事，就是你会小题大作！”

“是关于辛国舅之事！”

“啊！”巴尚武一下坐直了身子，两只眼豁然一亮：“你说什么？”

“大人，昨夜黄家门外的打斗，闹出了好大动静。据万召同自己说，因为镖局被封，他一时找不到事做，又无家可归，便终日对酒消愁。昨晚他正在酒楼喝酒，听到了打斗之声，便循声赶去，见是师妹宇文小白被人追杀，便帮她闯出重围。后来才知道事情原委，可那辛国舅已被宇文小白带至一个小山的无名小洞。若非万召同苦口婆心地劝说，恐怕宇文小白早将辛国舅杀了！”

“噢！这么说辛国舅还活着？”巴尚武又惊又喜。

“大人，我不是再三劝你不要惊慌吗？我断定宇文小白劫持辛国舅是为了那个怪胎卓平非，所以不会将辛国舅怎么着的，如今看来果不出小人所料！”郜明仁得意地说。

其实，这并非郜明仁的先见之明，因为宇文小白昨晚和范通山交手之时，在大众广庭之下已将此意阐明了。郜明仁不过故弄玄虚，显示自己的“料事如神”罢了。

巴尚武面露喜悦之色，身子前倾，低声道：“怎的，宇文小白真的要走马换将？”

“大人，这原非宇文小白的意思，那丫头昨夜吓破了胆，惟恐‘陪了夫人又折兵’，多亏我这位相识再三开导，方才勉强答应！大人，辛国舅若能安然无恙地回来，可全亏我这位相识成全啊！”

“嗯，大人亏待不了他就是！你将他领至书房，本督同他面议！”

“大人打算如何换法？”

巴尚武眼珠一转，狡猾地一笑反问道：“你说呢？”

郃明仁向书房门外瞥了一眼，见附近无人，诡秘地笑了笑：“我想，大人不会如此善罢甘休吧？”

巴尚武鼻孔里“哼”了一声，面露杀机，切齿骂道：“这个不识抬举的黄毛丫头，竟敢明目张胆地与本督作对，我岂能轻饶了她！待议定换人的时间和地点之后，你立即吩咐下去，暗设埋伏，等辛国舅脱险之后，务必将那贼女生擒活捉。听说她还有同党，一个相貌奇丑的恶鬼，叫什么鬼脸杀手；还有一个什么洛阳游侠。趁此机会一网打尽！万一捉不到活的，死的也要！”

郃明仁眨眨一双恰似没有睡醒的小眼睛道：“万望大人格外施恩，手下超生，莫将我这位前来议事的相识卷进去！”

巴尚武不假思索地道：“这个自然，大丈夫恩怨分明，我当然不会恩将仇报！”

“大人，为了表示双方的诚意，亦为了解宇文小白的疑虑及后顾之忧，双方必须交换人质！”

巴尚武一怔，忙问：“据我知宇文小白父母双亡，又无兄弟姊妹，她拿谁当作人质呢？”

“大人，这位万召同乃是宇文小白的师兄，宇文小白没有别的亲人，何不拿他来作为人质呢！”

“那么我又拿谁去做人质呀？”

郃明仁又向外瞥了一眼，道：“当然是大人的最亲近之人！要不，宇文小白岂能放心得下？”

巴尚武略一沉吟，郃明仁忙道：“大人，辛国舅是大人

的乘龙佳婿，为了他安全转回，我看索性让小姐去做人质吧！”

巴尚武看看郜明仁那异常奸猾狡诈的脸，“哼”了一声，轻轻地点了点头，算是默许了。

万召同随郜明仁来至巴尚武的书房，见礼毕，巴尚武十分客气地让他坐下，然后，议起了换人之事。双方意愿相同，一拍即合，商定今夜定更时分在七宝寺换人，待双方的人都平安无事地回转之后，再将在押的人质放还。

巴尚武命郜明仁带万召同到客房用膳，并悄悄通知小姐巴娇娇去做人质。传下命令严守机密，若有人走漏风声，格杀勿论。

午时刚过，一辆二马轿车悄悄驶出总督府的侧门。赶车之人乃是班头郜明仁。车内坐着一位花枝招展的小姐，车尾坐着万召同。

郜明仁赶车技艺极佳，轿车风驰电掣般地一阵狂奔猛跑，不屑一个时辰，便来到了那座小山。轿车停在山下，三人往那小洞走去。

宇文小白见班头郜明仁来了，还跟来一位如花似玉、含羞带怯的小姐，这小姐眼泪汪汪，一副惊恐之状，不由有些诧异。当万召同说明原委之后，方明白这是巴尚武的千金，来做人质的，不禁暗暗佩服师兄的精明和心细。心想：有巴娇娇在此，就不怕巴尚武使诈了。但一想到万召同要回总督府去做人质，又有些不忍和割舍不下。可是巴家的千金都做了人质，自己又不便提出异议，只得依照万召同和巴尚武的议定而行。万召同深情地看了宇文小白一眼，然后随郜明仁大步向洞外走去。

宇文小白来至洞外，目送万召同上了轿车扬长而去，心中顿生一种空空荡荡的失落之感。

第三二章 奸计毒谋

七宝寺处于一座小山的南侧山脚之下，墙高院深，碧瓦红墙，寺内殿宇画阁不下上百间。偌大一个寺院却只有四五个僧人在此修行，而且原来那香火旺盛的境况，也一日不如一日。

此寺原来有四十多名僧人在此出家，住持是一位道行极高的老僧，三年前被弟子觉然毒害而死，自此觉然便当了住持。觉然不仅不遵守佛门的法规戒条，而且飞扬拔扈，滥施淫威，并时常劫持玷辱前来烧香拜佛的良家女子。寺中僧人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偷偷遁去，改换门庭，投到别处寺院。七宝寺声名狼藉，附近的善男信女也很少有人光顾了。

黄昏之后，宇文小白带着国舅辛兆宁和那位总督府的千金巴娇娇，来至七宝寺见了住持觉然。觉然大献殷勤，为他们准备了斋饭。膳后，宇文小白便坐在觉然的禅堂里等候总督府的人到来。

定更时分，一辆二马轿车直向七宝寺的山门驶来，赶车人仍是班头部明仁。车厢内坐着五花大绑的怪胎卓平非和邢如虎。两名保镖手持利刃坐在他俩身侧“保护”着。轿车直行至山门前方才停下，部明仁跳下车来喊道：“门内有人吗？”

两扇沉重的大门“吱呀呀”响了一阵，闪开了一尺多宽